

专注于军略战术、军阵兵技的历史 MOOK 读物

战场 金钱与荣誉 决胜者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MOOK

002

欧洲佣兵战争史

跃动的金银
二十一世纪欧洲战争经济简史

灭国的军制
由二世纪后的欧洲雇佣军制浅谈世界军制发展

佣兵的利刃
二十一世纪欧洲冷兵器发展简史

雷霆的力量
二十一世纪欧洲火药武器发展简史

名将的征程
北方雄狮：古斯塔夫的三十年战争史

强军的步伐
二十一世纪西班牙军团征战史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战场
决胜者

/ 002 /

金钱与荣誉
欧洲佣兵战争史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场决胜者：欧洲佣兵战争史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07-0776-6

I. ①战… II. ①指… III. ①战争史-欧洲②雇佣军-
军事史-欧洲 IV. ①E509②E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396号

战场决胜者：欧洲佣兵战争史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印刷：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16.5
字数：350千字
版本：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776-6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言

第一篇 强盛的根基

004 跃动的金银：14—17 世纪欧洲战争经济简史

042 灭国的军制：由 14 世纪后的欧洲雇佣军制浅谈世界军制发展

第二篇 致命的技艺

102 佣兵的利刃：14—17 世纪欧洲冷兵器发展简史

138 雷霆的力量：14—17 世纪欧洲火药武器发展简史

第三篇 逐胜的哲学

166 名将的征程：“北方雄狮”古斯塔夫的三十年战争史

222 强军的步伐：15—17 世纪西班牙军团征战史

序言

PREFACE

（军事革命）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像一座分水岭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社会分隔开来。

——迈克尔·罗伯茨《军事革命，1560-1660年》

古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因为军事组织能力和军事艺术水平上的无力与虚弱，曾被称为“没有军队的大陆”。而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盛行，进入近代的欧洲战场也因为一种武器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

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1450年到1453年的几次战斗中，法国人使用火炮击败了固守诺曼底和阿基坦的英国人。147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依靠火炮消灭了桀骜不驯的诸侯，扩展了领地的控制范围。十年之后，法国王室控制的领地范围超过了之前六百年的总和。最终，一个拥有有效税收财政体系的中央集权政府诞生了。

要建立和保卫这样的国家，就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供养这样的军队需要大笔款项，而只有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提供这些巨款。在这种循环之下，一种新的军事模式出现了。

通过税收来筹集、提供这些钱款，参战者与付钱者就分担了战争的责任。因此，统治者作为付钱人，就变成了雇佣者。国王们通过军事合同与那些为他效忠的军队达成协作关系。这在英语里被称作“Indenture”（契约），法语里叫“the lettre de retenue”，意大利语里为“Condotta”。最终，“佣兵”（Condottieri）这个词语出现了。佣兵往往包含步、骑、炮三种武装力量。他们相互密切配合，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

历史学家通常把 1494 年由于法国入侵而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当时却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当 16 世纪来临，伴随着佣兵在欧洲大陆的称雄，欧洲出现了步兵复兴、枪炮应用、防御工事创新、战术变革、海军军备竞赛等一系列军事革命。

这些军事革命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社会的变革。欧洲大陆上甚至出现了从佣兵成为大贵族的“佣兵之王”，比如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替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帕拉蒂尼组建军队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先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的来自萨克森-威玛的伯纳德亲王，以及领地从波罗的海直到波西米亚的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伯爵。

因为这种佣兵贵族的出现，1648 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不得不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战争之前就已是贵族的人。

为了供养那些花费巨大的佣兵，欧洲各国不得不在体制上做出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枪炮的应用提高了平民的军事、政治地位，瓦解了旧的社会等级秩序。为了改善君主财政状况和有效地征税，欧洲各国的官僚机构进行了改进，行政效率提高，引起了一场行政管理方面的革命。在此基础上，欧洲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和壮大，欧洲的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拉丁有一句谚语“钱财搞活战争”，17 世纪欧洲又有一句谚语“战争就是使君王们得到更多的荣誉，使人民得到更多愉快的职业”，它们表明了欧洲财富与军事力量的携手前进。

本书将着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描绘欧洲文明崛起的关键时刻，探讨文明崛起的精髓与内核。

第一篇

强盛的根基

所有的帝国和统治均在战争中发现了自己的起源。

——让·德·比埃伊 《源泉》

战争从来都离不开浩大的开支，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背后都流淌着一条由真金白银汇聚而成的洪流。从文艺复兴以来，直至三十年战争，欧洲各国的无名小卒、天潢贵胄都围绕着叮当作响的金银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而铺设并行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的，是由金钱聚集起来的各式军队。



作者 /
许天成

跃动的金银

14—17 世纪欧洲战争经济简史

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它，一切物品都能进行买卖，彼此交换。

——亚当·斯密《国富论》



每当提起14到17世纪的欧洲，似乎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勇敢的统帅和骄傲的国王、悲剧性的英雄和时常变节的雇佣兵。他们谱写了历史，制造了战争和杀戮，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版图；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似乎从来无须过问“钱从哪里来”这样的“小问题”。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闪耀着魅惑之光的金银币和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既可以“在投入购买赎罪券的钱箱的叮咚声中让人的灵魂洗清罪恶”，也同样能够因为每年20万杜卡特（金币，或称杜卡币、泽西诺币、西昆币，意大利威尼斯铸造的金币）的教皇国剥削而在德意志地区引发轰轰烈烈的宗教战争。16世纪初，为教皇服务的威尼斯雇佣军首领吉安·吉亚柯莫·特利维齐奥（Gian Giacomo Trivulzio）直接对教皇说道：“发动战争需要三样东西——钱！钱！第三还是钱！”三十年战争中的著名统帅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则显得稍微委婉一点，他说：“没有钱就没有火药，自然就没有战争”。

百年战争的开销和经济影响

让我们以13世纪末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英法百年战争为例证，来看一看战争的惊人花费。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查理大帝曾经规定，为保证银质货币的铸造质量，每1法磅（里弗尔）重量的白银最多可以铸造22个苏或264个德涅尔。一般情况下，法磅、苏和德涅尔的比例关系则应该是1:20:240。自公元9世纪起，这个比率虽然一直在变动，但基本是围绕着1:20:240这样的三级关系来折算的，这也是近代欧洲便士币体系的源头

所在。

1294年至1298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间爆发了争夺加斯科涅地区的激烈战争，这也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腓力四世在1294—1298年间至少为战争花费了432000英镑（相当于1英磅约0.45千克白银），约占其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61.5%。腓力四世为防御城堡和攻占城堡的行动划拨了大笔专用款项，而这些城堡有很大一部分以惊人的频率迅速地多次在英法两军之间来回易手。爱德华一世则花费了大约40000英镑，这是他所有的封建贡赋收入和税收收入。爱德华一世还急切地需要资金来归还他对商人和银行家们欠下的大笔贷款，因此不得不借助极为沉重的关税来为战争筹款，即开征所谓的“恣意税”（又称“邪恶税”），因而招致了许多批评。此后，爱德华一世苦于军费不足而没能在加斯科涅御驾亲征，贵族们也因此抵制了他对封建军事服役义务的要求。迫于压力，1297年11月5日，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在根特城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并宣布废除“恣意税”。这份文件确认了国王开征新税需要得到议会批准的原则，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自今往后，任何献金、权利令状、赏赐均不会从本王国境内被征收，除非此举出于全国一致共识并确系为全国公共福祉服务。”

——爱德华一世1297年11月5日所颁布之协议

爱德华一世的继任者们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英格兰王室手头的现金总是不够。英格兰国王的不动产收入每年只有5吨纯银，所以依赖于税收来提高其收入。爱德华一世

时期开始对动产征税（即所谓的“俗世附加税”），该税目在爱德华二世时期最终成为年度固定税种，但是开征该税需要经过议会下院批准。不过，这一约束并不一定是对王权的削弱。因为议会授权使得国王可以公开其意图，并使自己的意图得到全国一致的支持。这有利于明确战争的目的，提升己方国民的组织度。由于英格兰贵族地产的规模通常比法国贵族的小，国王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征兵。这种情况可见于苏格兰战争中的英格兰军队，其中有大批威尔士和英格兰长弓手。14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军队中也可见到这种情况。但是跟随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北部发动战争的那些军队则是由贵族及其“重骑兵和弓手混编扈从”所组成的，一般说来，重骑兵与弓手之比为1:1。英格兰国王御驾亲征时，部队的服役期与国王一致。如果是由别人带领军队，那么就会更为频繁地运用“定期服务契约”（合同）体系。契约中事先约定服役条件和期限。

到了爱德华三世那一代，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他依旧如同其祖父一样，非常依赖于贷款。英格兰羊毛出口就被银行家盯上，成为了这种战争贷款的重要抵押项目之一。羊毛出口同时也是英格兰方面在百年战争初期的重要财政支柱。法国国王得到的信贷支持则较少。1335年至1336年，腓力六世不得不依靠铸币面值改订（实际上的通货紧缩、货币供应断绝）来渡过难关。腓力六世在统治之初的确想要恢复“圣路易时代（1226-1270）的优良硬币”，但是战争所需使他一再食言而肥。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统计过，1337—1350年间，法国的货币制度走马灯一样地变换了24次，单单是“一法磅纯银”的重量就在380—550克之间变来变去。

除了只用作记账重量单位的里弗尔之外，

当时的法国还铸造了各种各样的埃居金币。1266年，法王路易九世开始铸造金埃居。埃居的法语原意为“盾形徽章”。这种埃居称大埃居（Gros Ecu）。1337—1349年铸造的金埃居重4.53克，等值于20—25苏，在当时基本等值于1图尔里弗尔的金币。1385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95克，等值于22苏。1422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47克。1461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45克，等值于1里弗尔又13个苏。法王于1473年把1金埃居兑换25苏改为兑换28苏又4德涅尔。1515年又变成了1金埃居等于36.75苏。1547年，1埃居竟然可兑换45苏。金埃居的含金量不断下调，这反映了金银比价的变化趋势。从1483年起，金埃居重3.496克且保持稳定。1577年，亨利三世首次启用白银来铸造埃居银币，规定1银亨利三世埃居等于3图尔里弗尔。路易十三于1641年发行了等值于此的新埃居银币。此后，各种埃居金银币的币值起伏不定，极其混乱，1726年之后才约定残存下来的1埃居等于6图尔里弗尔。

法国国王主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收入并供养军队，这种财力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正常情况下，法国国王自己的土地每年能够提供相当于16吨白银的收入。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法国发展出了一种王权观念，即：国王可以无须召集任何“代表会议”（后来发展为大名鼎鼎的“三级会议”制度）而为国防目的课税，课税额度取决于人民缴纳的“免役钱”。但是法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名目的“免役钱”，而且所谓的“免役钱”并非特指“贵族对国王的免役钱”，法国的普罗大众也会被征收“免役钱”。法国在克雷西战役惨败之后，国难当头，腓力六世趁机于1347年在蓬图瓦兹的一个省级议会上发言炮轰“贵族在军事上的无能”，而且打算用“免役钱”来招收雇佣兵替代贵族



■上图：1266年第一版路易九世埃居



■上图：腓力六世“单人人像埃居”，铸造下限年份为1350年



■上图：查理六世“王冠埃居”，铸造下限年份为1422年

■上图：路易十二世“太阳埃居”，铸造下限年份为1515年



■上图：标记为1643年的路易十三世“十二分之一迷你银埃居”，巴黎造币厂造，重2.26克

军队。所以他借口要组建一支舰队进攻英国，提高了业已存在的贵族“免役钱”的应征额度。尽管腓力六世对于银行家不那么依赖，他从教皇那里还是获得了极其慷慨的贷款。考虑到自腓力四世一手制造出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天主教教廷迁移到法国阿维尼翁）后，数十年间教皇一直由法国国王扶植起来的法国人担任，这种贷款就显而易见是怎么一回事了。1345—1355年，教皇总共为法国国王送去了339.2万金弗罗林。

战争无疑也给英法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亨利·德尼夫勒于1897年到1899年之间出版的《百年战争期间法国教堂、修道院及医院的荒废》一书表示，在14世纪的战争中，即使是教堂也不能免于战火，遭到“失业的散兵游勇”袭击的教堂尤其不能幸免。对法兰西岛地区、奥弗涅地区、安茹地区以及诸如图卢兹、图尔、普瓦捷、佩里格这样的重要城市所做的详细研究也证实了前述观点。例如安茹地

区农村的地租价值在14世纪后半期内下跌了30—40个百分点。

相对于浩大的军费开支，法国各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则千差万别。在1384—1388年这个相对和平的间隙，法国最穷困的小领主也可以一年挣到60里弗尔，最高则可以收入500里弗尔。贫穷的骑士就差得多了，年收入大约在25里弗尔。一个步兵当时一天的薪水大约为3个苏。军备开支方面，当时重装步兵的一套正常质量的盔甲售价约为25图尔里弗尔，一门加农炮的价格为2埃居金币，骑士的战马售价为每匹75图尔里弗尔或60巴黎里弗尔，随从人员的驮马售价为28图尔里弗尔。生活方面，一双鞋售价4个图尔苏，每蒲式耳盐巴较为便宜，只需6个图尔苏，每磅羊油蜡烛的售价为12图尔德涅尔。《军队与骑士壮举录》（*Livre des fai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记载1382年的卢瑟贝克战役期间，一支200人规模的军队作战所需的开支如下：



■上图：此图可能是现存于一份英国手稿中的第一幅加农炮的插图，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该手稿出现在为爱德华三世（1326—1327）所写的一部说明书中，而且可能比沃特·德·马尔迈特论述中的一幅相似插图要早

“让我们考虑一下200名重骑兵再加上他们的仆人，每名骑兵有两个仆人，他们要备有6个月所需的给养。那么按照巴黎人所使用的度量衡，你将会需要约27.5夸脱的小麦。其中的三分之一应该以面包的形式支付，而剩下的小麦则以面粉的形式支付……12架扔石头的投石机，其中有两具投石机应该比其余的更大，以便击毁城防器械、防御盾牌和其他覆盖物……为火炮发射所需，还需准备3000磅铅、6打铁头长枪……反地道作战所需的8个风箱……6打木制铲子……”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战争期间，军人的部分工资采取了实物发放的方式，为便于理解，可以将之与我国明朝官员薪俸中的“本色”、“折色”制度相类比。相对于以上所列的小人物们的消费水平，法国国王花起钱来真可谓是“土豪”。这里的“土”倒不是说国王的品位不高、举止粗俗，而是如同其字面意义，指的是国王陛下购买土地主权的行为。1349年，腓力六世从马略尔卡国王詹姆斯三世那里花钱购买了蒙彼利埃地区的主权，共花费了12万金埃居。

对法国厄尔省卢维埃城的一项研究显示，战火绵延至15世纪之后，英法百年战争对诺曼底地区的经济和物价造成了更为剧烈的影响：该城在1418—1420年之间曾五次易手，其谷物税收入从1424年的29英镑下跌到了1432年的13英镑，而同期该城的总收入则从191英镑下跌到了115英镑。法国人于1440年夺回该城以后，拆除了该地的纺织会馆，以使用其材料重建卢维埃城外围的防御工事。该城的羊毛和其他纺织品的贸易活动因此遭到沉重打击，大量商人迁居至布拉班特和其他一些还能够做生意的地方。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该地区地租和

农业收成的下跌幅度太大，以至于虽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被归咎于战争，现代法国经济学和历史学家居伊·布瓦还是非常激进地称之为“诺曼底的广岛”。物价飞涨的同时却又通货缺乏，经济凋敝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占领者。许多英格兰人在诺曼底公国被分封了土地，但这毫无意义。这些土地往往价值很小或毫无价值。例如因为法国西北部石灰岩高原地带的丢失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约翰·法斯特尔夫爵士就损失了他在诺曼底公国封地上应得的那600镑收入的三分之一即200镑。

既然传统战争艺术的运用遇到了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军事破坏，那么是时候对战争的形式做出一点改变了。

雇佣兵的花费及周边影响

在采邑制度的旧封建体系下，一般而言，封臣的服役期限是每年总计不超过40天，如果国王另外付钱可以适当延长。但从“付钱买人”的那一刻起，这些人就一定是不再可靠的了。而且，从英法百年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40天的封建贵族服役期、3个月的城镇动员兵服役期远远不够。于是法国国王开始把战争中得到的土地、战利品，甚至原属于王室的一些特权下放给跟随自己作战的骑士和随从。但是这种做法代价巨大。于是，在封建中央集权最为发达、王室直属领地和收入最多的法国，国王开始加税并自己雇佣军队。原有的军事贵族为免服兵役需要交纳一定的“免役钱”，附庸通过交钱来逃避兵役，封君便拿这笔钱去招募雇佣兵。

对于附庸来说，通过付钱来减少他们个人的服务时间是一件很划算的事。作为采邑的领主，他们需要时间来照料自己的土地和

处理行政事务。对于国王而言，他们也更愿意花钱雇佣受过专业训练而且可靠得多的人。12世纪的经济复苏过后，商人和教士手中的货币日渐增多，经历了十字军东征的西欧领主也习惯了东方来的各种奢侈品和东方的先进生活方式。他们情愿出钱买个清静，因此到了13世纪，腓力二世就能够付薪召集常备军而不依赖于临时组织的征召兵。后来，那些支持法国国王的市镇也开始交纳市民阶级的“免役钱”。通过花钱组建常备军和雇用雇佣军，腓力二世减轻了对封建附庸武装的依赖。使用领取薪水的军队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并平定“我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这种形式的叛乱。1202年，腓力二世雇用了一批共2800人的雇佣兵。其中2000人为步兵，剩下的800人包括骑士、骑兵、弓箭手、弩手、步兵。他们都拿到了国王的报酬并且作为城堡的守备队而固定驻扎在某地。

这些雇佣兵来源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法国人，也有外国流浪者。他们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身怀武艺而又穷困潦倒。英法百年战争的持续进行催化了雇佣兵制度的发育与完善。由于西欧封建制度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其结果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维持了采邑的集中度，防止了主从关系的混乱和消磨。另一方面，长子以外的其他骑士很难弄到土地。由此产生出了一种无采邑继承权的无地产无财产骑士阶层。为了还债、维持其奢侈的贵族生活或是开创自己的家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了游侠儿的冒险生涯。譬如诺曼骑士唐克雷德·德·蒙特维尔，他是个小庄园主，但却有12个儿子。于是，有8个儿子跑路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通过充当雇佣兵赚钱购买了新的土地。对于这些过剩的贵族子弟而言，大多数人死得籍籍无名，剩下的幸运儿则大获成功。虽然风险

极高，还是有大量骑士踊跃参与，因为对于贵族而言，战争是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落、贫困比死亡更坏。对于国王，雇佣兵不受服役时间的限制，服从指挥调度，人际关系简单，而且他们即使没有继承财产，也还是有贵族家学渊源的，即所谓的“拥有骑士的美德”。

1202年的法国王室财政卷宗中记载了雇佣兵的价格。市镇公共财政一般会付出3个里弗尔来代替其出兵1人的义务；为了自身防卫的需要，他们还得另雇一些骑士，1名雇佣骑士每天的薪水是7个苏。一般情况下，骑士的佣金是其净得收入，他的装具和饮食另外由国王和贵族提供。1226—1270年的圣路易时期，路易曾经雇佣了香槟伯爵下辖的一个采邑的邑督儒安维尔，并且圣路易还显摆了一把他的会计技能：“为表示对儒安维尔的关切，路易亲自为他算账。路易算出，儒安维尔需要再雇佣3名骑士，每人要付给工资400里弗尔，还有800里弗尔要花在马、武器装备和骑士的一日三餐上。”但很可惜的是，以上记录中没有提及这次雇佣的时间长短。至于出身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地区的弩手的价格，在腓力二世在位期间（1180—1223）很高昂：骑马的弩手为每天5个苏，步兵弩手较为便宜一点，为每天18个德涅尔。由于弩手属于技术兵种，法国国王比较重视为他们提供防护装备。1295年的一份材料显示，一个法国弩手的装具包括了头盔、皮甲、装在箭袋中的箭矢、手持的一把剑。全套装具的价格为3图尔里弗尔。相应地，这时候他们的工资也比起前辈们涨了一点。14世纪时期，由于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强调调伤输出，战场上弩手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法国国王开始从热那亚、西班牙、加斯科涅等地四处搜罗弩手。

雇佣兵中还包括一部分骑兵和步兵。雇佣骑兵薪资水平比骑士要低，却又比普通骑士的随从们拿到的报酬高。骑兵每天的工资是3个苏，骑士的听差随从每天最多拿0.75—1个苏。雇佣步兵的薪资水平很低，约为每天9德涅尔，仅仅略高于军队中徒有虚名的皇室总管。在布汶战役中，腓力二世使用骑兵来保护自己。到了他的儿子圣路易在位的1231年，为了雇佣1名骑兵，就得要求有3匹马，作战、骑乘、驮载各1匹。到圣路易死后，即14世纪早期，骑兵雇佣军和步兵雇佣兵已经被正式纳入王室军队编制。尽管高级贵族看不起并嘲笑他们，教会也会干涉他们的武器装备问题，但他们赖以生存的优秀作战能力却也不得不被所有人认可。

雇佣兵的花费是巨大的，但在西欧货币经济日渐发达而且国家财税系统日渐完善的情况下，雇佣兵比采邑封建附庸兵的能力强很多，因而显得自己物有所值。借助于王室直属领地的巨大财力，法国王室的雇佣兵实际上成为了中央集权的战争工具，大大加速了法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进程。

这对王权是好事，但对平民就不同了。在那个时代，发动战争的人往往故意将平民卷入其中。百年战争期间的反平民行为大都得到了英法双方国王的授意，看上去这似乎是“已经经过授权”的战争行为。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私人破坏或扰乱行为”，这些行为是由雇佣兵自己决定发动的。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据点里的英法双方士兵常常跑出来进行“自由冒险”。而且毫无疑问，他们的佣兵首领赋予了这些小喽啰某些见机行事的权力。虽然英法双方部队都曾宣布过纪律条令以阻止士兵们攻击平民，但他们仍可以自由决定抢谁的东西作为战利品。

而英法双方政府都鼓励海盗行径，即使是在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早期的停战条约期间，海盗行为也从未停歇过。

在法国，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以外，还有私自劫掠、破坏社会秩序的雇佣兵游荡武装团伙流散在外。他们以“失业雇佣兵”的名头而为人所知。他们发现自己从常备军雇佣关系中被动炒了鱿鱼之后，仍自发继续开展针对平民的战争。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法国这一时期还爆发了两次特别艰苦、暴力性的内战。14世纪50年代末期，在法国王太子和纳瓦拉的查理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内战，席卷了巴黎盆地；雅文邑人和勃艮第人之间于15世纪早期爆发的第二次内战又蹂躏了勃艮第公爵领地。这两场战争都与百年战争搅在一起。基本上，正是法国人在对英战争中的失利激化了矛盾，鼓动起了公开的秩序大乱和内斗。

由于雇佣兵的来源十分复杂，民族、语言、阶层各不相同，管理和组织雇佣兵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同时，使用雇佣兵实际上鼓励了某些地方的青壮年男性脱离土地、脱离城乡劳动。习惯了刀口讨生活的雇佣兵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又会威胁地方的治安，甚至会发生雇佣兵首领纵兵为匪、私自劫掠的恶性事件。

一般来说，当冲突发生在王室直属军队之间的時候，平民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而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士兵的良好行为。1358年的法国“衬垫斜襟衣衫党”农民暴动（即“扎克雷起义”）的直接起因就是一小撮法国王太子的士兵强占了要塞化的圣勒修道院，无视了其领主稍早前要求“任何士兵都不得夺取、劫掠或抢夺广大臣民的谷物、葡萄酒或其他食物储备”的训令。

但是暴露在失业雇佣兵团伙面前时，法国人民尤其脆弱。失业雇佣兵的散乱军纪和所犯罪行令人发指。相比之下，法国王太子殿下的队伍简直可以说是彬彬有礼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英法战争的缘故，失业雇佣兵的问题本不会出现。这场战争创造出了对于士兵的“史无前例的需求”，但是一一次又一次地，这些士兵发现，他们被雇佣后没能领到薪水。这种情况在《布雷蒂尼条约》签订后尤其严重。而14世纪50年代晚期，王太子和纳瓦拉的查理之间爆发了内战。这已经造就了一批无法无天的士兵。他们可以肆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发动“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法国人，但是也有一些英格兰人、纳瓦拉地区的西班牙人、弗兰德斯和布列塔尼的自由执矛战士。有趣的是，这些人的组织往往模仿了正规军的组织形式。在这些“伟大的扈从队”（即雇佣军）中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军事首领，首领往往准备残酷地惩罚其属下。他们也试图模仿王室军队的突袭行动——这些行动往往动作迅速，紧张刺激。而且，这种快节奏的暴行容易获得战利品，又不容易与别的士兵发生遭遇或打斗。抢劫平民这种行为在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时往往不会被追究。虽然平民们为了抵抗已经结社抱团，他们仍然是一种“毫无防御能力的软弱目标”。正如历史学家赖特写的那样，扎克雷农民暴动时，圣勒的农民们收到了王太子训令。训令鼓舞他们起来对抗行为不端的士兵。

“又及，如果士兵们确有抢劫，我们希望、并且命令，任何人都可采取任何对自己来说最方便的方式方法来抵抗他们并且用钟声从邻近村社寻求支援。”

——1357年3月王太子查理的训令
法国国王对于雇佣兵又爱又恨是有其历史

根源的。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法军大败溃散，就连国王约翰二世都被俘虏。法方雇佣兵团发现，由于军团的秩序已经瓦解，贵族大批死亡，法国国王被俘不知所踪，他们不用再受雇于贵族或者国王，却可以趁乱抢劫而一夜暴富。于是有很多雇佣兵就此失业，流散在外，开始了土匪生涯。

流散在外的失业雇佣兵团伙作案的问题才是导致查理五世在14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重组其军队的实际原因。但是，必须牢记的重要一点是，这些雇佣兵也时不时地被招募到王室军队中去。所以他们的职业状态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才是常态。他们不仅参加了14世纪60年代在西班牙发起的各类行动，也参与了1369年后对英占法国故土的入侵。到14世纪末，这种雇佣关系在更加遥远的战场上也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意大利。

后来，失业雇佣兵的问题在英法百年战争的第四阶段险些再度浮出水面。但这一问题规模和出现的地理范围并不像上个世纪那么大。15世纪30年代中期，英格兰又向法国增兵数千人，但他们在15世纪40年代早期又削减了据点的数量。这导致了“无人雇佣且不属于任何据点的人”再次出现，这些人靠抢掠“社会边缘”（即疏于管理或者荒凉偏僻的新开垦地方）的土地维持生计。当英格兰人的要塞守备队出现空缺员额的时候，这些人是很好的后备资源，可以从中招人，他们的存在也确实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空额可以很快得到填补。

当雇佣兵带来的麻烦超过了英法双方的忍耐限度，而英法两国又都想拖欠工资的时候，两国会毫不犹豫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雇佣兵。在签署了《图尔停战协定》之后，英格兰和法国共同合作，采取行动来包围双方的失业雇佣兵。这次战役由当时身在瑞士

的法国王太子路易主持。随后，英格兰方面下令所有英方失业雇佣兵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让唐地区南部集结。其中有些人在要塞守备队里找到了职位，那些有手艺或土地的失业雇佣兵则被要求各自重操旧业，赶紧散伙。而其他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役”的人，不论他们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在卫兵押送下前往瑟堡和巴尔夫勒，再坐船回英格兰。

前面我们说过，躲避英法百年战争的很多商人，尤其是纺织业商人逃往了以布拉班特为代表的尼德兰地区。在尼德兰，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们发行的弗罗林金币一般作为记账的货币单位使用，日常实际流通中，很少见到大批量的弗罗林金币出现。1354年

的“选帝侯弗罗林”金币重量为3.54克，含金量98%——这实际上是抄袭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弗罗林”的标准；德意志地区铸造的其他金币也与之保持一致。但从13世纪到17世纪，“选帝侯弗罗林”、“莱茵古尔登（莱茵盾）”、“莱茵弗罗林”、“选帝侯古尔登（盾）”发生过几次降低铸币质量引起的贬值。1419年的贬值最为明显，当年铸造的1弗罗林重量下降至3.51克，含金量减少至79%，相当于一次性贬值了20%。到1626年，以上金币的重量下跌至3.24克，含金量下跌至77%。商人们在15世纪40年代约定俗成的汇率一般是1弗罗林兑换40个弗拉芒格罗特币。到15世纪50年代，尼德兰的大小城主和公爵们正式承认



【上图】1344年—1770年的金价/盎司估算折线图，折算单位为1998年时的美元，美国高盛集团制图。按照图中数据计算，1354年的“选帝侯金弗罗林”含金量为3.4692克，当时黄金折合1998年的美元价格是每盎司1080美元，即1354年的1“选帝侯弗罗林”可折合1998年的120.46美元。按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8.27:1计算，约合996.2元人民币。而我们从政府公报中可以查证，1998年时，合肥地区每斤普通质量的大米为1.1元，每立方米自来水为0.74元，每个奶油脆筒雪糕为2元，每平方米房价990元。所以您要是1998年拿着这玩意去买米，得雇一辆人力板车才能拉走；买水可以自家开澡堂；买雪糕的话，一天吃一支，得吃约500天。最后还得恭喜您，120个弗罗林您就可以在合肥拥有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千尺豪宅”